

靖獻遺言

五六

29
2151
2



和雅
2/5/2

靖獻遺言卷之五

衣帶中贊

查本館
賞書
樓

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天祥字宋瑞

翻定之文山詩史序曰公集杜句詩書姓某履善甫者指

南集中所謂范曄變張祿越蠡改陶朱之意也

帝昞

度宗之嗣是為德祐帝

宗即位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元廢為瀛國公

德祐初元兵已渡

江東下勢日迫矣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率

縮頸駭汗天祥時知贛州慨然發郡中豪

傑提孤兵獨赴其友止之曰是何異驅羣

私海
壑

圖書

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既至上疏，言抗敵之策，時議以為迂濶不報。已而諸路州縣屠陷，降遁相繼，而元兵既至臨安，亦北關矣。臨安即宋南渡以後所都。天祥前頻請與敵血戰以死衛宗廟，至是又請已帥眾背城一

戰。右丞相陳宜中不聽，而遂白太皇太后。

理宗之后謝氏，帝暴尊，曰太皇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

奉傳國璽以降元。元將伯顏受之，而欲執政來面議，遣使召宜中。宜中先已夜遁。太后乃以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往天祥辭官不拜，遂挺身奉命。如元軍，與伯顏抗議爭辨。伯顏大怒，羣起呵斥。天祥益自奮，伯顏顧其舉動不常，留之不還。天祥怒，數言歸。伯顏不聽。伯顏屬將唆都從容說

科舉言蓋謂
之科以舉士

狀元曰第一

天祥曰大元將興學校立科舉丞相大宋
為狀元宰相今為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常
稱國亡與亡此男子心今天下一統為大
元宰相豈是易事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
言天祥哭而拒之繼又以賈餘慶為右丞
相克祈請使如元軍嘗與天祥同坐天祥
面斥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降將呂文
煥從旁諭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
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

皇古是字

合族為逆尚何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不
遣天祥拘之使北尋伯顏人臨安城取帝
及太皇太后皇太后度宗之后全氏帝皇
即位尊曰皇太后
北去而度宗二子益王是廣王昀留在浙
東元兵方追之天祥尚欲奉之以圖恢復
及至鎮江與其客杜濬等密謀脫濬曰不
幸謀泄當死死有怨乎天祥指心自誓曰
死靡悔且辨七首事懼不濟挾以自殺遂
與濬等十一人夜潛出至真州城下城主

辨吳七首者
歎也故曰首

吐舌驚懼

終以米和

苗再成出迎喜泣延之入城與議國事時揚州守將疑天祥為敵作間使再成亟殺之再成識天祥忠義以兵道之抵揚州城下方備天祥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東出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而元兵又至衆伏叢篠中一樵者以蕢荷天祥去得脫更轉汎海以求二王時益王已即位于福州是為而天祥遂至矣即以為樞密使

規計畫也

集厥也去及也

肩輿而今轎也

相疑若之說

同都督諸路軍司馬招豪傑募兵士開府經略以規進取時屬將吳浚既降元因來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遂敗元軍及復數州縣而諸路將帥亦屢報捷軍勢稍振大助垂集而興國之戰不利至空坑兵盡潰別將趙時賞坐天祥肩輿後元軍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之天祥由是得逸元將逼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時賞也時賞奮罵不屈被執者或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遂死之○一統志曰天祥時顧崖石祝曰天祥旌宋願以崖石隨塞兵路言訖石果隨元兵不得進後人因名亭曰相石解縉曰石

黃冠道士冠也

大如數間，屋忽然自山頂震落，當路徑。元兵大驚，稍却。天祥由是得脫去。鄒鳳輩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父子兄弟相勗，其日刃以爲榮。蕭文院父子督饋餉，亦在是役。幸而不死，退而筆記。是日事甚詳，而今宋史及元之天祥傳，云空坑之戰，得趙孟深給元兵，以免而已。蓋宋史作于元盛時，故于天祥事特評陋。至云丞相求爲黃冠等語，欺罔尤甚。顧豈爲天祥輕重也。

妻子幕僚等皆被執，天

五百人者，或曰百井者

崩，羣臣多欲散去。丞相陸秀人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寒浞弑夏后相，相子少康奔虞，有田一成，衆一旅，能布其德，以

收夏衆，遂誅浞，復禹舊績。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

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卽廣王，後改封，收元祥興年八

歲，天祥聞王卽位，上表自劾，詔加少保、信

國公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

沒，長子復亡，而家屬皆盡。大勢已不可支。

天祥尚會諸將，討劇盜等，于潮陽破之。而

殘賊又導元兵來，會粹突至，衆不及戰。天

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別將劉子俊自詭爲天祥，冀可免，天

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僞。元遂烹子俊。及至潮陽，元將張弘範

本州綱目以腦子爲附
上黑名

見之左右命之拜椿以戈不屈弘範乃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

之舟中尋厓山戰敗宋亡矣厓山軍潰陸秀夫先驅其

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楊太后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聖矣亦赴海死張世傑葬之海濱尚欲求趙氏後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崖世傑曰無以為也登花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舟覆遂死之○黃衷曰厓門之變丈夫天祥陸秀夫張世傑後先仗節以死予嘗欽其風而悲

倉皇倉卒急遽之兒

制帥謂說制一路將帥

也○賊廷遂斷如斬蓬

亂形於此也

遺教家婦也急小兒也

玄机天文也厄此日亥星

覆也○覆日○瘡心皇

有於而不符

魂滄滄海言英魂寄

在滄海之底暗起怒濤

也血亦亦塗地成碧色

也

磅礪克塞也

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

今日宙

其志矣夫夫自行都航海如泉如廣水

若孤軍倉皇駐駟無可據之地守臣制帥

死者執者叛以降者馳迅蓬斷無可圖之

將收亡集散裂裳以戰茹乾而飲瀕無可

用之兵亡君立君遺孱弱息無可全之勢

日變星隕玄机厄兆復無可為之特三君

子者豈非燭微者哉且猶間關南燕四歷

年所矍矍然皇皇然致望乎義勝者濟庶

幾一旅一成之奮卒之魂濤滄海血碧柴

市而後已孔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

非歟嗚呼否泰相乘世祚幾易而綱常元

氣獨磅礪於宇宙無窮之內者三君子之

天定於是弘範等置酒大會謂天祥曰國

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

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泫然出涕曰國亡

注生流漢

靖康遺言

卷五

文天祥

靖康遺言

卷五

文天祥

五

擬極度以情也 說文釋命曰也 嗚呼古往今來長往死也 禮記檀弓曰死而無棺者仁也

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又曰國已亡矣殺身以忠誰復書之天祥曰商非不亡夷齊自不食周粟人臣自盡其心豈論書與不書弘範為改容乃遣使護送赴燕道經吉州痛恨即絕不食天祥即吉州廬陵人意擬至廬陵得與自長送含笑入地不失首丘之義也即為告墓文遣人馳歸白之祖禰其辭云烏乎世忠古義士孝子慈孫其事之不能兩全也久矣吾生不辰惟此百凶未仁得仁抑又何怨幽明死生一理也父子相孫一氣也真漢有身知尚哀臨之至八日

供供具也張設也

猶生天祥以為既過鄉州失初望矣委命荒濱則立節不白明蓋少從容以就義乎乃復飲食既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元丞相博羅等見天祥天祥入長揖欲使跪之天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博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與之抗言博羅曰自古

有以宗廟土地與人

此以宜中餘慶等獻國降元誣語天祥耳

故天祥所答如後云

而復逃者乎

此謂自鎮江脫歸也

天祥曰

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

而為之，必不去。

去亦謂脫歸也。餘慶至燕，留館中。

去者必

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

尋被拘執，已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

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

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

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

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

忠從元帝為忠。

劉聰陷晉，洛陽遷懷帝于平陽，愍帝即位，于長安，聰

又陷長安，愍帝出降，於是鄆郢王睿即位，于建康，是為元帝。

從徽欽而

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

靖康之禍，事博羅見于六卷後。

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

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

端宗年號

乃度

宗長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正，登極于德

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

奉二王出宮。

宋乙降元，益主廣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

不可

陸說此言如此

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
爲解天祥曰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
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主竟成何功天
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
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
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
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
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元
主不可乃囚之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作
正氣歌以述己志焉會中山有狂人自稱
宋主欲取丞相元主疑丞相爲天祥乃召
天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
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
姓願賜之一死足矣遂殺之於都城之柴
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南
向再拜死年四十七是贊卽其衣帶中所
有也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焉尋義
士張千載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

東秦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人以為忠

孝所感云楊慎曰千載字毅甫廬陵人文山友也文山貴顯屢以官辟皆

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千載來見曰丞

相赴京某亦往遂寓於文山因所側近日

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皆造一饋文山

受刑後即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太

人於俘虜中俾出收其屍千載拾骨置囊

弁積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不

山怒云繩鉅未斷其子心動然啟視之

果有繩束其髮眾服公英爽可畏劉西溪

紀其事贊於文山像後曰同時之人能不

類此昔思其生今知其死○王世貞曰余

讀趙弼文山傳深信反風禾起之說按文

山既赴義其日大風揚沙天地盡晦咫尺

小辨者數百宮中皆秉燭而行羣臣人朝

亦焚炬前導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

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大保中書平章政事

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酒掃

柴市設壇以祀之水相字維行初奠禮忽

在懸旋地而起吹沙哀石小能啟目俄捲

其神主於雲霄中空空隱隱雷鳴如怨之

左傳之云文子教也聖之
自屬童子下杜注西方
時見學官
所稱那本
生明金鑑
像皆錄
即飲於事
芝日沒不
豈其風
事夫也

此然汗出免
尚言金勝曰天乃而反風
亦則裏起

六衣滾通用大絲結石也
隱與啟通聖也

也上章乞斬之呂師元偃蹇傲命也又上

當官者董宋臣請遷都避敵

文思神發萬言立就時考官上應麟奏曰

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

天祥為人豐下英姿俊爽兩目炯然甫

格天一月○按趙府所傳未知實否姑錄

公天果開齊事雖與周公不同然其忠誠

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

柴市設壇以祀之水相字維行初奠禮忽

在懸旋地而起吹沙哀石小能啟目俄捲

其神主於雲霄中空空隱隱雷鳴如怨之

公天果開齊事雖與周公不同然其忠誠

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

柴市設壇以祀之水相字維行初奠禮忽

在懸旋地而起吹沙哀石小能啟目俄捲

其神主於雲霄中空空隱隱雷鳴如怨之

公天果開齊事雖與周公不同然其忠誠

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

柴市設壇以祀之水相字維行初奠禮忽

天子之言曰制當制也
宿直當直也

章之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也當制以義
裁之既督軍禦元劉洙羅開禮等戰死也
為製服哭之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
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
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性豪華平生
自奉甚厚及勤王詔至奉之涕泣痛自抑
損罄家貲為軍費起兵以來斷斷焉殫力
竭謀扶顛持危以興復為己任鞠躬激厲
獨行其志雖遭讒逢憂崎嶇間關百挫千

折誠一兒

大指曰督府一著也

古所謂若府指將帥
在外之營帳而言也

折有進而無退屢躡而愈奮故軍日敗勢
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沈族而不
顧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
而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
皆一念向正至死而靡悔厓山之戰張弘
範數使人招張世傑世傑死守不從歷數
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令天祥為書招之
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
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

汗青書冊也古以火炙
簡令汗墨其書

籍簿錄也

款款曲也送款乞降也

記詳子反勝記日入處

流離深散也憂沛傾覆也

赤手徒手也

靈碎也

炳耀顯著照明之良
軒美高舉振動之良
凜寒壯也

夫常三子出於文公十八
年左傳大史克之語若
臣之大義出於天理之自然
萬古不易之常

其未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
汗青弘範笑而置之竟不能逼已北居獄
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十百篇
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涕
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寶藏之云薛瑄曰
當宋室垂亡之秋其守帥憑堅城握強兵
望風送款投戈屈膝者相望也而文山
府有文筆峯天祥居其下因號以狀元宰相奮孤忠以報
國誓將返濛汜之日於中天提疲卒當勅

敵雖流離顛沛困苦艱危脫身死亡之餘
而憤憤興復之志猶庶幾於萬一及赤手
起兵雖苦戰不支以歸而長揖元之君相
不拜蓋此身可棄可粉而志不可以威武
屈卒之從容就死以成仁其大節炳耀軒
轟宇宙間凜凜乎立萬世君臣之大義回
視棄滅天常之降臣叛將曾犬豕之不如
則其忠賢冠絕千古豈人之所能及哉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

賢者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土室地宇也又謂叔倍似謂壽單隻也麻小扇也以木曰麻竹者曰扇白間窓也來迴隱也

一歷瀾漫瀾也歷亂也瀾連也
冥不顯也身死也頹也

陳人謂相仍也人其氣未獲壽也

困溷糞食

正氣歌序曰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汀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朝蒸瀉歷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簷陰新襲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為木氣駢肩雜遝腥臊汗垢時則為人氣或圃溷或死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二年矣嗟呼是殆有養致然然爾亦安知所養何哉子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況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曰

厲上渡厲也厲悞也
上然聖者上而司

湯乾卦象曰品物流形剛配也流形謂凡有形者
浩然盛大流行只塞蒼溟所謂塞于天地之間也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溟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

丹心汗詔 汗青書冊
也 寄寓丹心 汗青是也
襄公二十五年傳

丹青在齊大史簡

齊崔杼弑莊公大史書
日崔杼弑其君杼殺之

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
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
乃在晉董狐筆 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靈
公飲盾酒伏甲將攻之其

下知之扶盾以下盾遂出奔盾昆弟趙穿
襲殺靈公而迎盾盾復反使穿迎文公之
子黑臀于周立之是為成公盾復任國政
大史董狐書之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朝
盾曰殺者趙穿我無罪狐曰子為正
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 在秦

張良椎

張良其先相韓五世父卒良年少
未嘗宦事韓而秦如皇滅韓良家

僅三古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欲為
韓報仇如皇東游良得力士為鐵椎重二
十斤和擊如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如皇
大怒大索良急良更名姓亡者遂從高祖

滅秦而立韓公子橫陽君是為成侯及項
羽殺成侯復從高祖殺羽因辭祿託辟穀
導引以終或問良鉄錘之計小已疎五程
子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鉄錘
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為謀耶 ○楊時曰
良破秦滅楚始終為韓報仇且非欲為漢
用也後自託於神德之說以遂其不欲仕
漢之本心焉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遠
過於人而自漢至今未有能窺之者惟程
子嘗言之又以為非高祖之能用子房子
房能用高祖其 在漢蘇武節 漢武帝遣蘇
可謂知子房矣 匈奴武與副使張勝等俱至匈奴致漢命
匈奴欲送還武等會虞常等陰謀劫單
于母及殺前降者衛律歸漢常以謀告張
勝事覺單于怒欲殺漢使其臣曰宜皆降
之單于迺使律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
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律驚抱

持召盤為坎置燼火覆武其上陷其背以
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會論虞常罪單于
又欲因此時降武既斬常律曰漢使張勝
當死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復
舉劔擬武武不動律乃曰律前負漢歸匈
奴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
身賣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今不
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可得乎武罵曰女
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為降虜於蠻夷何以
女為見單于愈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
絕不飲食會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
咽之數日不死乃徙武海上無人處使牧
羝羊廩食不至武掘野鼠去中實而食之
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既而漢
將李陵戰敗降匈奴單于復使陵謂武曰
足下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且
陛下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
尚復為誰乎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降

下所成就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
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
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勿復再言後陵復
至語武上崩武南鄉號哭歐血且夕臨數
月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而武還漢已
至詔謁武帝廟武留匈奴十九歲始以置
壯出及還須髮盡白矣

為嚴將軍頭
劉備襲取劉璋破巴郡獲太守
嚴顏備將軍張飛呵曰何以不降顏曰卿
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
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顏顏容止不變
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也飛壯而釋之

為嵇侍中血
晉成都王穎反東海王越奏
行在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
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
佳馬何為已而官軍敗績百官侍御皆散
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斫之血

唐安福山及張巡起兵討賊與許遠同守雍陽大小四百戰糧盡城陷罵賊而死子奇以刀割其口齒存者

帝曰：「帝衣後左右欲浣衣，為張睢陽齒為顏。」
稱時漢室衰微，天下大亂，寧往遼東，公孫度依焉。盧於山谷，語唯經典，不及世事。專飭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在遼東二十七年，而還自寧，始東也。度等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至是盡封還之。魏以寧為大中大夫，固辭不受。後又徵為光祿大夫，給安車，使從以禮發遣，復不至。年八十四卒。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復，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環堵蕭然，無所貯。其節親舊困窮，必分贍救。孫邕等薦寧曰：「含章素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水潔淵清。」

渡江楫慷慨吞胡羯

晉室大亂，胡羯種族劉淵石勒之徒乘間

竊據，祖逖少有壯志，時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視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居京口，糾合驍健，言左丞相睿曰：「晉室之亂，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豪傑必有響應者矣。」睿素無志，乃以逖為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起石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進走。後趙兵約巴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自河以南多歸晉。逖遂為取河北之計。聞王敦等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豫州士女若喪父母。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唐德宗時

莊子道區際旁礪差
而注廣被之充塞也

段秀實為涇原節度使以忤楊炎罷為司
農卿會涇卒以搗賜小豐作亂德宗卒奔
奉天而朱泚乘亂反據長安泚以秀實久
失兵柄意其必怏怏且素有入望遣召之
秀實不納騎士逾垣入劫之秀實乃謂子
第曰吾當以死徇社稷耳乃往見泚曰搗
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
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
大之功也泚不悅秀實謀誅泚迎乘輿謂
同謀者曰我當直搏泚殺之小克則死終
不能為之臣也泚召秀實及源休等議借
號事秀實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前
唾泚面大罵曰在賊吾恨不斬汝萬民豈
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潑血灑地
泚匍匐走秀實知事不成人呼謂泚黨
曰我不討汝久何小殺我衆前殺之後謚
忠烈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

言地類此類以年天
三綱君若臣綱父若子綱夫若妻綱人非三綱其命不長
陽九謂災厄之歲
隸也之楚公子出亡其
僕輩之語借以罵特
士不奮
左傳成六年晉侯觀
軍者見鐘儀問之曰
南冠而縶者誰有自
對曰鄭人許獻楚囚也
楚馬聞也鄭陽書使
不露之士與牛驥同皂
分去聲
漢書韓安國傳善者有
化惡乃可以畜之則臣
不知也
朕明詔兒言自顧則
身微世在憂憂傷不得
死也
典經也聖典刑通法也

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
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
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
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闐鬼火春院闕天
黑牛驥同一皂鷄栖鳳凰食一朝蒙霧露
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
哉沮洳場為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
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觀浮雲白悠悠我
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

詩經

卷五 文天祥

○七

哲人典刑格上文十
二華古人建遠而書
存應上一
展讀問書古通在
前如與五
映兵
舍生取義以
期無愧

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德祐元年元兵日急池州通判趙鼎發繕
壁聚糧為固守計而都統張林帥兵降元
鼎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吾守臣不當
去汝先出雍曰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
臣婦乎元兵薄城鼎發晨起書几上曰國
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
與死於從容堂

乾音干
淨地
之

起居猶動
三宮
太后謝氏
皇太后全氏

詔募兵援江上立信即日上道行與似道
遇似道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
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
得分明耳既至建康四面皆北軍立信嘆
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徒死無益欲控
引江淮以為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江漢
守臣望風降遁又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
宋土也乃手自為表起居三宮夜分起步
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三日扼吭

而卒

元兵逼撫州都統密佑率眾逆戰元兵呼曰降者乎闔者乎佑曰闔者也麾兵突進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斫圍渡橋橋斷被執賊將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復令佑于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

伯顏

元伯顏圍常州陳炤等力戰固守伯顏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日夜攻不息城遂破或謂炤曰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兵至死焉

阿音札海源史書作海牙○城上正曰降

樹堅也振聲揚攻是也

阿音海涯攻潭州知州李芾慷慨登陴日以忠義勅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戰有來招者輒殺以徇賊決水樹深城中人窘諸將泣請曰吾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元兵登城

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地下。爾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帝命酒醑之。明日，帝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辭不能。帝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帝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乃自刎。

夏貴家僮有洪福者，從貴積勞，知鎮巢軍。貴後叛降元，因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貴遂誘執福父子，殺之。福子諱曰何，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背國。遂死，聞者流涕。元主嘗召宋降將等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曰：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

陳文龍知興化軍降將王剛中遣使至文
龍斬之固守已而部將等導元兵開門降
元兵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
節義文章也可相通邪卒不屈不食死

靖獻遺言卷之五

靖獻遺言卷之六

初到建寧賦詩

并序

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

枋得字君直信州人寶祐中以鄉薦試中
禮部高等比對力詆特宰閹宦奮不顧前
後抑置第甲既歸江東西宣撫使趙葵
辟枋得爲屬尋除禮兵部架閣令募兵援
江上枋得給錢粟得信撫義士數千人以
應之時賈似道當國忌功欲污穢一時聞

臣遣官會計邊費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可以累官撫致家自償由是坐廢景定末元兵壓江上宋社日替而江東漕司猶試士較藝枋得考試憤似道竊政柄害忠良誤國毒民發策十問摘其姦極言天心怒地氣變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辭甚劄切似道視其藁大怒臺評竟劾其騰謗鑄秩竄之後又以史館召枋得曰似道餌我也。不赴德祐初爲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元兵寇江東枋得迎戰于安仁矢盡而敗妻子皆被執枋得遂易服負母入建寧唐石山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識之以爲被病也。又去賣卜建陽市中有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悉謝不納。遂居閩中。宋已亡元至元末元主遣其臣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文海薦宋遺士三十餘人以枋得爲首。枋得時方居母喪遺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

言

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

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

左車猶能言之韓信以兵數萬欲擊趙廣武君李左車為趙王歇及

陳餘謀取信等之策不用信乃引兵大破趙軍斬餘禽歇信令軍中購廣武君千金而獲之信解其縛師事之問計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

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況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既而元行省丞相惟不台將

自召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枋得名姓不

祥不敢赴宋降相留夢炎夢炎理宗朝為狀元帝昞朝為

左丞相及元兵日急遂遁去降元亦力薦之枋得遺書夢

炎辨論凡數千百言未錄卒不行福建參

知政事魏天祐又欲薦枋得為功使其友

來言枋得罵之天祐乃誘召入城與之言

枋得又傲岸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

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

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

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

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

清獻遺言 卷六 附方壽 三

失為忠臣

史記曰晉屠岸賈與諸將檀攻

有遺腹走公宮匿朔客公孫杵臼謂朔友
程嬰曰胡不死嬰曰朔婦有遺腹若幸而
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朔婦生男賈
索於宮中夫人置兒絝中兒竟無聲已脫
嬰曰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
死孰難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疆
為難者吾為其易者乃謀取他人兒負之
匿山中嬰出謬曰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發
師隨嬰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
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縱
不能立而忍賣之手諸將遂殺杵臼與孤
兒然趙氏真孤反在嬰卒與匿山中居十
五年韓厥具以實告景公趙孤名曰武景
公乃召武嬰攻賈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
故及武冠嬰謂武曰昔下宮之難我非不
能死我思立趙氏後今武既立為成人我

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武啼泣固請
願苦節骨以報子嬰曰彼以我為能成事
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
自殺宣孟謂論也○朱子曰華子之書
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即孔子所與頌
蓋而語者原其所以祇因家語等書有此
一事好事者遂偽造此書以傳合之其言
有大造于趙宗者即指程嬰而言以左傳
考之趙朔既死其家內亂朔之諸弟或放
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女故武從其母
畜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與兵
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且
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絕秦語其不足
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談洽之士亦或
信之固已可怪至引其說以自證其姓氏
之所從出則又誣其祖矣按朱子說已如
此而程敏政尚執之以證己姓所
從出可謂恇矣敏政說見于集

卷六 村行集 四

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韓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司馬子長云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曰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謂蘇秦舍人云當蘇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何言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為此詩別其門人故友時貧苦已甚衣結履穿行雪中有嘗德之者賜以兼金重裘辭不受

枋得辭洞齋華文 劉克莊 患寒衣詩 曰平生愛讀龔龔勝傳進退存亡斷得

明范叔 綈袍 雖見之意 大願 衣服莫留行 此時要看英雄 傑好漢 應無兒女情 只願諸賢扶世教 餓夫含笑死 猶生 按 賈命 奏者不知何人 以偶有此詩附于此 自離

嘉興即不食臥眠箬中而去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

困殆及至燕問太后攢所 攢助謂殯也 初得北行之前

年謝太后 卒於燕 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疾甚

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 漢孝女曹娥者 會稽人父於縣

江沂瀟 溺死不得屍骸 娥年十四 公江號 哭晝夜不絕聲 旬有七日 遂投江死 後縣 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 道傍為立碑 使 弟子卹卹 厚為文 其後蔡邕又題之 泣

曰：少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欲我生耶？」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護骸骨歸葬，信州定之亦賢，累薦不起。

之不起，仕元可謂能繼志者矣。妻李氏初執送獄，有賊帥

欲妻之，一夕自經死。統志曰：初枋得兵

至，令曰：苟小獲李氏，屠而城。李聞之，出就俘，徙囚建康，或指口是當沒人。李氏聞之，泣左右，曰：雖沒入，將不失為官人妻。李氏曰：吾豈可嫁夫邪？月夕自縊死。獄中

弟禹在九江，亦以不屈斬于市。季弟二人

亦俱死國事。一人子婦等亦皆死之。伯父

徽明為富陽尉，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

其二子趨進抱父尸亦死。枋得天資嚴厲，

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

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抗論儉

宰老，竭蹶不售，終不取合。初竄也，因謫所

山門，自命壘山，閉門講道，守令以下皆及

門，執弟子禮，翕如也。里中人行事或不循

理者，輒曰：「謝架閣聞乎？有持兩爭，必來質。」

平遣以理無秋毫假與人意人亦高其風
必自審乃進非義者未嘗敢至前也與人
言古今成敗得失國家事必欲髣髴抵几跳
躍奮厲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掌尤善論

樂毅

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國內人亂齊王乘亂伐燕噲子之殺王噲於是

燕人復立太子平為君是為昭王昭王本營一日忘報齊雪恥甲身厚幣以招賢者於是樂毅自魏往昭王以為亞卿任以國政悉起兵使毅為上將軍以伐齊齊大敗齊君出走毅逐人齊都臨菑整軍禁侵掠禮逸民封王蠡之墓齊城梅菑即墨未下
國之三年或讓之昭王曰毅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

我欲久仗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讓言者斬之立毅為齊王毅皇恐不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昭王薨子惠王立惠王不快於毅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惠王信之即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單乃設謀伐燕軍燕軍大敗劫死七十餘城皆復為齊已而趙王與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況子孫乎趙王乃止惠王恐趙用毅以乘其敵使人謝毅毅報書曰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故察能而後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有高世主之心故以身得祭於燕先王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以天之道

先王之靈，大敗齊人，齊主僅以身免。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誅，諛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取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惠臣去國，不絮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君不聽。是後往來，通于燕，而卒於趙。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譖建欲為亂，平王召奢囚之，而使人殺建。建亡，奢有子無忌，又教平王召之。兄尚欲往，弟員曰：「到則父子俱死，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恥。」尚曰：「汝能報父讎，我將歸死。」尚至楚，即拜殺奢與尚也。員逐亡，往吳，說王闔閭擊楚，大破之，遂入楚都。鄢時，平王既卒，昭王立，員求昭王，既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始楚人申包胥與員為交，員之亡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至是，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員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不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此，修死人，此豈無天道之極乎？」員曰：「為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包胥走，秦告急，求救。秦伯使辭曰：「子姑就館。」包胥曰：「寡君越在草莽之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七日。秦伯哀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為之賦：「無衣，包胥九頓首而坐。秦伯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吳師大敗，遂復楚。昭王於是賞包胥，包胥曰：「吾為君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遂逃賞。馬袁黃曰：「近致越語，包胥使越問越王所，以與吳戰，而曰：「夫戰不智則不知民之極，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厥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是越之伐吳。

包胥實與其謀也其猶不忘宗國之恥也夫故既借秦以存楚復因越以滅吳其爲楚至矣○張栻曰特有古今而君臣之義無古今也楚乃伍員之宗國君臣之義其來有素矣父以無罪誅子逃之而勿仕終身蔬食布衣可也豈有假手於讎覆其宗國快中心於其君耶邵賈曰殺無忘足矣問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否朱子曰不可論曾如何曰世數漸遠終是漸輕亦有可仕之理但不可仕者正也可仕者權也張

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其言曰清明正人之氣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奪其自信率類此人

稱以爲如鶩鶴摩霄不可籠繫而讀此詩者又以爲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

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魏參政執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詩別妻子

良友良朋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
龔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
重方知死甚輕南八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
分明

遺劉忠齋

即留夢炎

書曰惟天下之仁人能知

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

義士賢者不相知多矣能灼見三俊之心

書中者必聖人也君子之所為必非衆人之所

見識湯可就桀亦可就必道義如伊尹者能

之伯夷柳下惠不能也佛胥召可往公山

弗擾召可往必聖神如孔子者能之曾顏

閔不能也傳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先生之

所能其自知其當作必不能矣○○劉定之

山詩史序曰公集社句詩序版中有缺文

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善使知

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為白字者不沒

公初意也今按本集所載彷彿得書中凡稱

大元必不書其字其意蓋亦與天祥同而

易以圈者乃亦後人所為以欲存彷彿得初

意也但此下或直書大元字之禮二宮謂

者當是傳寫之誤後書倣此皇太后謝氏皇太本

后全氏及德祐帝亦可謂厚矣○○保全

亡國之臣亦可謂有恩矣江南無人才未

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

足道今可求一人如瑕呂飴甥

可學忍行或欲之說

晉獻公卒羣公子皆

亡在外瑕呂飴甥使告公子夷吾曰子厚

賂秦人以求入吾天子夷吾許諾飴甥乃

詩經卷之六

詩經

九

使告於秦穆公穆公發兵送夷吾於晉立
 之是為惠公後晉饑乞糴于秦秦歸之粟
 及秦饑又請糴于晉惠公不予穆公大怒
 伐晉獲惠公歸既而許歸惠公惠公先使
 卻乞告館甥館甥欲乞朝國人而以君命
 賞且告眾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上太子
 圍也眾皆哭館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
 是憂惠之至也眾說於是館甥行秦迎惠
 公遂復歸于晉後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
 懷公公子重耳又入晉殺懷公自立是為
 文公館甥欲殺程嬰杵臼廝養卒張耳陳
 重耳小克而死餘立武
 臣為趙王北畧地燕界趙王為燕軍所得
 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甲餘患之有廝
 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
 歸舍中皆笑卒乃走燕壁見燕將說之燕
 將乃歸趙王亦不可得矣近江淮行省管

公將自來南根尋好人根尋小覲面皮耳
 當底人此令一下人皆笑之何也江南無
 好人無正當人久矣謂江南有好人有正
 當人者皆欺○○也何以言之紂之亡也
 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一子之正論武
 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繼滅與絕謝天
 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
 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
 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為上公

也多士多方，依依然，不忘舊君者三十年。
 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
 商主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通播臣，未敢以
 我周臣民例視之。太平君相待亡國臣民，
 何如此其厚也。豈非殷之舊國故都，猶有

好人，猶有正當人乎？

舒芬曰：初得宋亡十
年之久，猶拳拳以武

王太公之興滅繼絕，里仕元之故，臣是其
一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於文山哉。嗚
乎！使文山之忠信於前，則宋之祚未必移
也。使學山之志伸於後，則宋之祀未必廢
也。然則先生所得於道者，小其有以勝
天乎哉。○熊未曰：天下之治亂，係風俗風

俗之嬖惡，係人心。三代固有道之長也。而
商之一代風為最，每讀商書，至終篇紂
之將亡，三人寧死寧逐，寧佯狂為奴，所以
自靖自獻者，不敢有一毫負先王之心。伯
夷叩馬，一諫，陳平萬世君臣大義。雖聖人
復起，不可易也。不但是也。當時為商之臣
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誥洛誥
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睹。雖野人目之為
頑，在商則不失為義矣。所謂歷三紀而後
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
矣。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通播遺黎，自是
至死，不可見商家一代人心風俗矣。

唐人哀六國之滅者也。妃嬪媵嬙，王子皇
 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
 人。見唐杜牧
阿房宮賦至今讀者猶惻楚六國臣子

無一痛心刻骨亦可謂無人矣楚懷主不
過一至愚極闇之主耳播弄忠直信任姦
邪送死咸陽無足哀者楚人乃憐之如悲
其親戚豈不曰楚本無罪不過弱而不能
自立耳楚滅矣義陵一邑惓惓於舊君者
惟一心扶老攜幼肥遯桃源後六百年元
孫尚不與外人相接晉太康中武陵漁人
行忍逢桃花林得
山行數十里行盡水源有小口豁然開
爽土地平曠其人黃髮垂髻大驚自云先
世避秦亂來絕境今何世乃不知有
漢晉漁人辭去後往尋卒不得路以秦

皇帝之威靈蒙恬蒙毅之智勇豈不能盡
執楚人而拘之天常民彝不可泯滅姑留
此輩以勸吾忠臣義士可也豈非楚之舊
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當人乎以某觀
之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求好人正
當人於今日尤難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
定甲子以虛言賈實禍天下號爲風漢先
生之所知也昔歲程御史將旨招賢亦在
物色中旣披肝瀝膽以謝之矣朋友自太

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朝廷過聽遂
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
誤以忠實二字褒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
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
知人之明今年六十三矣學辟穀養氣已
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自先
生過舉求高人秀才藝術家物色之今則
又物色及某矣某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
三老母年九十二而終殯在淺土貧不能
備禮則不可大葬妻子鬻婢以某連累死
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塚十一年矣旅魂飄
飄豈不懷歸弟姪死國者五人體魄不可不
尋遊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關
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者
一也某在德祚時爲監司爲帥臣嘗握重
兵當一面矣蒞通對高祖曰彼時臣但知
有齊主韓信不知有陛下也滕公說高祖
曰臣各爲其生季布爲項羽將而盡力乃

其職耳項氏臣可得而盡誅耶某自丙子
以後一解兵權棄官遠遁即不曾降附先
生出入中書省問之政府宋朝文臣降附
表即無某姓名宋朝帥臣監司寄居官員
降附狀即無某姓名諸道路縣所申歸附
人戶即無某姓名如有二字降附天地神
祇必殛之十五廟祖宗神靈必殛之甲申
歲○○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所事者
八年罪犯悉置不問某亦在恩赦放罪一

人之數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

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

亦當知高帝之恩

東園公自申先生綺里季夏黃公四人隱于商

山採芝茹之漢高祖屢招之以
高祖嫂上義小辱避逃不出

沈羹藜含

糲於○○之土地乎○○之赦某屢矣某

受○○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

而死則不可今既為○○之游民也莊子

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我為牛應

之以為牛世之人有呼我為宋逋播臣者

亦可呼我為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為
 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為○○逸民者亦可
 為輪為彈與化往來虫臂鼠肝隨天付予
 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仁恕不忍
 加戮某有何面目見○○乎此不可應聘
 者二也某受太母太皇太后之恩亦厚矣諫
 不行言不聽而不去猶願勉竭駑鈍以報
 上也太母輕信二三執政之謀挈祖宗三
 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無一字與封

疆之臣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大削矣三宮
 北遷乃自大都寄帛書曰吾已代監司帥
 臣具姓名歸附宗廟尚可保全生靈尚可
 救護三尺童子知其必無是事矣不過給
 羣臣以罷兵耳以宗社為可存以生靈為
 可救陽給臣民以歸附此太母之為人君
 自盡為君之仁也按此亦為太后諱而姑言之耳其實太后所為不可為法也
 知宗社不可存生靈不可救不從
 太母以歸附此某為人臣自盡為臣之義

也

初臨安既陷伯顏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劄翁獨不肯元將阿朮以太后手詔諭揚州守將李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邪今吾與爾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使斃餘皆奔去庭芝益力戰禦敵城陷遂死之矣按劄翁不署降諭檄庭芝不受降諭詔與丈夫祥對博羅當此時社稷為重及枋得此一節不約而一致尤可以為人臣法矣○劄翁尋使元軍被拘北宋亡元欲官之不受為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大息年逾八十賜予金幣皆不受語曰君行令臣

行志又曰制命在君制行在臣大臣者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嘗告我矣君臣以

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則去某前後累奉

太母詔書並不回奏惟有繳申一主乞生

前致仕削籍為民遯逃山林如殷之逋播

臣耳聞太母上仙久矣北向長號恨不即

死今日有何面目捧麥飯酒太母之陵乎

此不可應聘者三也先生特為某陳情於

管公俾某與太宰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

生稱善上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

生稱善上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恩天實臨之
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
太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
死易從容就義難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
矣

與魏容齋

自魏天祐

書曰前宋通播臣○○遊

民謝某謹致書于閣下大元制物民物
新宋室通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
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

恨時未至耳○○不安殺一忠臣義士某
豈不知恩所以寧為民不為官者忠臣不
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
自丙戌程御史將旨宣喚之後今第五次
蒙○○以禮招徠某所以效虞人之死而
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
下萬世知○○之量能使謝某不失臣節
視死如歸也茲蒙相公拘管道院日夜勞
勩吏卒及坊正屋主監守豈不憂某之逃

走耶某是男兒死卽死耳不可爲不義屈
何必逃走相公憂慮亦大勞矣先民有言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蒙相公縲
縲而到大都以縲絰見留忠齋諸公且問
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爲大元閑民於大元
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爲大宋死節於
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
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
天地間某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
當縲絰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門○○有
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
作萬年書獻陛下聽進退忠臣不事二
君烈女不更二夫此某書中第一義也某
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地名卽嘉興別名卽不食
煙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
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
下萬世爲臣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禮士
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

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
 載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
 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有鈞翰臺餽事
 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帑外郎又傳鈞旨
 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心亦願效一得之
 愚今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甫文伯死其母
 敬姜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夫
 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
 能從今其死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
 失聲閨中自殺者一此子也必於婦人厚
 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
 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為賢母也若出於婦
 人之口則不免為妬婦矣言一也所居之
 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
 有忠謀奇計則人心以為妬婦矣恐徒為
 天下所笑

又嘗著東山書院記曰○○天子○○○

○年 此七六空本無圈蓋大凡及年號後
 某字而不書者亦與前書同旨也今

亦依例
克之云

番陽李榮庭撰書辭託張國賢彭
汝翼來告謝枋得曰篤行先生趙公及其
子忠定福王嚴事朱文公文公過其廬忠
定長子崇憲師之忠定從弟汝靚有東山
書院雲風堂乃篤行忠定兄弟教子孫之
所題則文公筆也天下大亂汝靚之後寒
飢濱於死終不以非道去貧書院遂為北
胥徒所有榮庭不忍見焉常產倍價取之
不敢曰吾廬設先聖燕居堂師友講習藏

脩各有所規矩如國初四書院肄業則明
體適用如湖學願與天下英才共之俾文
公之道大明於斯世篤行忠定之家學亦
不絕矣子以為何如枋得曰大哉李君之
志也亦知學之有功於天地乎古之大臣
能以道覺其君民者自伊尹始能以學勉
其君民者自傳說始於國家若無所輕重
也君不幸而有受之暴臣不幸而有文王
之聖流風遺俗猶繫天人之心者百餘年

人紀不絕天地賴焉伊尹傳說之教隱然
 在人心者未泯也江沱漢廣之民其變為
 馱舌文主召公之道化何在後九百年一
 夫忠懷潔操以楚人之聲音而不失風雅
 之情性指天為正有殞無他楚亡矣義陵
 一邑思楚逃秦隱居桃源者六百年子孫
 猶不與世接召南之教離騷之義吾於此
 見之我孔子孟立教齊魯時曰吾將以扶持
 二極國人未必盡信也合天下精兵而不

敢加一城之弦歌

漢高祖敗項羽于垓下
 羽自殺於是楚地悉定

獨魯不下高祖欲屠之至城下猶聞弦誦
 之聲高祖謂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乃
 以魯公禮葬羽親為發哀哭之而去懸穹爵重祿而不能奪

五百士之死義

高祖已定天下為帝齊田
 橫與其徒五百餘人入居

海島高祖召之橫與其客二人詣洛陽至
 廡置酒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
 今漢王為天子而北面事之其恥甚矣遂
 自頸高祖為流涕以王禮葬之二客及餘
 五百人在島中者亦皆自殺漢高帝雄心霸氣謂一世

無人聞此二事為之駭愕為之涕泗孔孟
 之教與天地為無窮者固不止此此亦可

以見其小驗矣。自有天地以來，儒道之不
立至今日極矣。李君方將求師講道爲江
左諸儒倡，孰不迂之。然而宇宙間無此迂
士，天地且不立，況人乎。由伊傅至孔子孟窮
達，雖不同，其道皆有功於天地，予知之矣。
枋得切有請焉。今日師文公學孔子孟者，必
自讀四書始。意之誠、家國天下與吾心爲
一，誠之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爲一，夫人能
言之，手指目視，常在於人所不見，戒謹恐
懼，常在於己所獨知，天下能幾人哉。不心
曠神怡於人所不堪之憂，不去欲存理於
視聽言動之隱，語人曰：舜之事，吾可以有
爲；四代禮樂，吾可以自信；舜與跡不分於
鷄鳴之善，利人與禽獸不分於晝夜之存
亡，語人曰：吾正人心，即可成周孔；吾知性
善，即可爲堯舜；孔子孟六經之教，萬世文公
四書之助，孔子孟所望於天下，英才者果如
是乎。嗟乎！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竟滅於

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大變也讀
四書者有愧矣雖然達而行道者有負於
孔孟學者所當戒也窮而明道者終無負
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

許浩曰嗚呼精忠勁節文山倡於前
山繼於後質其所行如出一轍扶綱常
於夷狄亂華之時振風化於宋祚傾頽
之際身雖死至今英氣凜凜猶存殺身
成仁舍生取義二公可謂能遵孔孟之

當訓矣

初徽宗宣和末已與金啟釁端金遂遣諸
將分道入寇州縣累陷勢甚猖獗徽宗乃
傳位于太子桓太子即位尊徽宗為道君太上皇帝是為欽

宗改元靖康尋金兵渡河道君帝出奔宰
執又議請欽宗出幸以避敵鋒行營參謀
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
而去之可乎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
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

手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至泣拜以死邀之欽宗乃止命綱行營使綱治守禦之具不數日而畢而金兵既圍京師綱力戰禦之金知有備乃來議和謂宋若欲和當輸金銀各若干萬兩割中山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李邦彥等力勸從金議乃括借都城士民金銀及倡優家財與之綱先是召對謂祖宗疆土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至是又言金人所需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欽宗諭綱出治兵綱退則誓畢已成金幣割地等一依金言遂罷綱以謝金人金乃引兵北去京師自是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爲憂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又耿南仲等沮之而金果復入寇日逼南仲等專主和議罷勤王兵遣使請和金人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

不出金兵遂復圍京城四方援兵無一人

至者城遂陷金人尚宣言議和退兵欽宗

聞之遂如金軍請降及還宮割兩河地以

界金而金更邀欽宗及道君帝至其軍并

發為庶人立宋宰相張邦昌為楚帝高宗即位

以李綱言黜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

千人北去李若水先使在金營至金人逼

人為狗齧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

仆地命令鐵騎十餘守視若水絕不食或

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

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

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父母春秋高若少

出冀得一歸觀若水叱曰吾不復顧家矣

金將召問立異姓狀若水罵之為劇賊金

將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

我為國死職爾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

口監軍搥破其脣唾血罵愈切以刃裂頸

斷舌而死金人復使宋百官議立異姓宋

齊愈畫張邦昌三字示之眾遂以邦昌姓

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

置軍中給之曰孫傳不立異姓已殺之公

年老人家豈可與傳同死叔夜曰世受國

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垂

金以二帝及叔夜等北去叔夜道中惟將

飲水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

矣叔夜乃矍然起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

日扼吭而死白溝則宋與北狄分界之處

而徽宗第九子康王構留在濟州副元帥

宗澤謂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主
在濟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王
遂登壇慟哭遙謝二帝卽位于南京改元
建炎是爲高宗首召李綱爲相綱至奏天
命未改陛下爲天下所推戴內脩外攘還
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臣且首議國
是曰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靖康之
甚者陛下人繼大統國論之所從竊恐猶
以和議爲然豈非以一聖沉於虜廷議者
必將謂非和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
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請以古人之事明
之昔漢高祖與項羽戰太公爲羽軍所得
其危屢矣高祖不顧戰彌勵羽不敢害而
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
公也晉惠公爲秦所執呂卻謀立子圉以
請國人曰失君有君庶有益乎秦亦不敢
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
乃所以歸惠公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

安否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以和議爲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主則可不然一聖之禍且將不測予之則所未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臣竊以爲過矣爲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如此一聖保萬壽之休而變輿有可還之理古語曰願與諸君定國是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綱旣相以脩政攘夷爲己任朝綱兵防皆旣振整而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和議退避沮之高宗惑之而綱卒去位矣宗澤在襄陽也聞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

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
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
未聞有大號令但見指揮云不得騰播赦
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
之心而自絕其民也臣當躬冒矢石爲諸
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及開封尹闕

開封

卽宋都東京所在

綱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

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金鼓
之聲日夕相聞而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
威望素著盜賊屏息因屢出師以挫敵上
疏言將士農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
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
者不過陰與金人爲地爾旣而金人遣使
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
詔延置別館澤又奏曰我國家承平二百
年上下恬嬉度日率以斂跡逃避曲辱不
恥爲智爲勇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
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

助賊張皇聲勢直爲我祖宗一統基業更
不當顧藉直兩手分付與賊虜耳嗟乎何
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
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淵聖皇帝

高宗即位上
號欽宗云

信此和議賊虜猖獗大臣柔

邪諛佞蓄縮畏避者不敢略有拒抗語但
詭譎爲誠實包藏爲智謀緘默爲沈鷲遂
致三聖蒙塵后妃親主與無辜之人流離
北去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和者竄之

嶺外自後復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
回曲折爲退走計試思之初陞位何故
以講和爲非遂當時議臣近日又何故只
信憑姦邪與賊虜爲他日之畫棄千百萬
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賊虜假作
使僞楚來覘我虛實臣收其人置之牢堡
庶激軍民懷寃之心仰贊陛下再造王室
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遷置優加待
遇臣奉此詔命心欲折死不知一二大臣

何爲於賊虜情款如此之厚而於我國家
訐謨如是之薄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
宗時若鸞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
烈必跨商周而越漢唐矣臣不敢奉詔以
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不用
縱遣虜使而決意東南幸楊州金闕之大
舉兵入寇犯東京澤擊敗之遂決大舉之
計諸將皆掩泣聽命澤復上疏請還京曰
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且言祖
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
望救兵西京陵寢爲賊所占今年寒食節
未有祭享之地望陛下母沮萬民敵愾之
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澤前後請還京二
十餘奏每爲黃汪所抑憂憤卒諸將入問疾澤矍然
日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敵敵
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澤歎
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
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而卒年七
十澤已死豪傑離心降盜於是金兵日急
於城下者復去剽掠矣

而高宗更以潛善伯彥爲相遣使乞和

已

高宗遣使致書于虜將粘沒喝曰古之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認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救己故前者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為快哉金人不答

奔播狼狽之間諸京及建康臨安相繼淪陷而高宗遂航于海金人乃焚掠臨安北去以宋叛臣劉豫為齊帝悉以所取河南陝西之地封之且以秦檜先隨二帝在北首唱和議陰縱之還以撓宋謀而高宗得檜喜而不寐遂得濟其姦計而異

日之禍自此始矣

趙子砥嘗使金歸言金人講和以用兵我國敵

兵以待和譬人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終于噬人若設陷窞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顧克曰金以和愚宋檜以和愚帝帝以和自愚

會使者王倫在金久困思歸乃亦倡為和議金又縱之尋劉豫邀金南侵高宗用張浚趙鼎之言自將禦之命浚視師江上將士勇氣十倍金人引還於是李綱又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恥大槩近年

間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
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
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親臨大敵使北軍
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
禦其効槩可見矣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
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何可假道于僭偽
之國而自取辱此古人之所謂幾何僥倖
而不喪人之國者也高宗廢諭之而未幾
又遣何薜使金中書舍人胡寅上疏曰女
直乃陛下之大讎也自建炎至紹興甲辭
厚禮以問安遂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
人矣知一帝所見一帝之面因講和而
息兵者誰歟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
所恨在劫虜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
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
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
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邪苟曰姑爲是
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

之事也適觀何蘇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
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終不能用更遣
王倫反覆數回以請和未地而遂以秦檜
爲相焉會劉豫再寇大敗金囚執豫廢之
岳飛韓世忠奏乘機北討以取中原亦不
報而使倫首謝廢豫紹興八年戊午金乃
以其臣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令與倫來
言許歸廢齊河南陝西之地於是朝論籍
籍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
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檜以溫
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閣曰儒者所
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
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言回麗之於本朝耳
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兵富國
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聞
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
檜獨不知耶然猶慮羣言詔在朝侍從臺
諫條奏和好得失於是開與張意晏敦復

魏柱李彌遜尹焯梁汝嘉梅燧蘇符薛徽
言方廷實胡瑄朱松張曠凌景夏常明范
如圭馮時中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韓
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
最重處臣請當之李綱亦上疏言朝廷遣
王倫往返屢矣今者倫之歸與虜使借乃
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
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矣連中微
賴陛下入繼大統為臣民萬物之主 紀

于茲矣敵人乃敢命名如此皆吾不能自
治自強偷安朝夕羣臣誤陛下之所致也
傳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欲止仇讎之名
以張恢復之本正在此時而虜使存至乃
建詔諭之號公肆陵侮不知將何以應之
今土宇猶半天下民心戴宋不忘豈可忘
祖宗之大業生民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
屈服祈哀乞憐冀延旦夕之命哉陛下縱
自輕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後世史

冊何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傳曰
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時乎時不再來臣言
可採陛下斷而行之以為害於今日之至
計願先斧鉞之戮以懲妄發夫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國家事勢至此死何足惜使
事方亟所係國體非獨安危而已疏入不

省

朱子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
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
之木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
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以固有亦
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
其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

於其間如李綱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
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
有禍福雖以護間窺斥屢顯九死以其愛
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
謂世之偉人哉又序其奏議後曰使綱
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
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
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
旋軫舊京汎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
報不共戴天之讎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
偏安於江海之漭而尚勉吾君今日之憂
哉昔劉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立
安知其時不有掩卷太
息而垂涕於斯者耶
樞密院編脩官胡
銓抗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
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

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臣妾我也。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挫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効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社朝廷宰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屈膝則梓宮梓宮謂廢也時徽宗及其后鄭氏相繼卒于金可還太后

高宗即位尊母章賢妃為皇太后

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陷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日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際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人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固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

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

大勢有所不可也

秦圍趙甚急魏遣新垣衍行于趙欲令尊秦為帝

時魯仲連在趙聞之乃見衍責之曰彼秦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則肆然為帝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也於是衍不敢復言帝秦秦將聞之却軍而去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

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

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

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

檜以腹心大臣而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

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

自石敬瑭車見于七卷

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

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

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見而乃

建白令臺諫侍臣會議可否是蓋畏天下

議已而今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

皆以為朝廷無入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社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

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秦檜大
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歸左衽之鄉
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
矣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
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
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
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
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
參贊大政徒取克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

其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請秦檜孫近亦
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小與檜等共戴天
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銜然後羈
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二軍
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
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檜大怒
除銓名編管昭州既又改監廣州都鹽倉
遂編管新州銓書初上
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錄本傳之命人募之
十金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其
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賀云屈膝請
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

經遠之有人身爲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
重又云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爲小朝
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
去聊乘下澤之車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
珪贈之詩有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安爲
大下奇之句師古廷珪坐流遠州剛中亦
諫

遂定和議使倫交割地界得河南陝西
之地而未幾金以歸地爲非計執倫分道
入寇復陷所得州郡遠近震恐而諸將盡
力禦之劉錡大敗金元帥兀朮於順昌韓
世忠等亦復諸州而岳飛所至皆捷遂追
兀朮至朱仙鎮大破之遣使脩治諸陵中

原大震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飛方指
日渡河而檜更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
臣請班師飛奏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
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
乃奪諸將兵權乞連詔還飛飛一日奉十
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曰十年之力廢於
一旦乃引兵還檜終矯詔殺飛矣

檜必欲殺飛乃

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優與重賞卒無應者檜遂矯詔召飛及子雲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檜命其黨鞠之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有舊涅盡忠報國四

大字深入膚理終無罪狀可驗檜乃矯殺飛父子矣○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大將安樂之時邪却不受每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議上疏至有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誓首以稱藩之語嘗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恚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邪高宗欲為營第辭曰金虜未滅何以家為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臣不受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其御軍也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凡有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羣盜五十萬衆其戰凡有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好賢禮士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其死也金人酌酒相賀焉

於是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

有而宋更遣使通問稟議于金以求和和

議成高宗乃奉誓表稱臣於金割地增幣

唯金人所欲以畀之其誓表畧曰臣謹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

流為界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並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幾萬兩匹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民陪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弊邑永為憑焉陳仁錫曰古今奇辱千古無恥喪心當以宋高宗為第一矣

金遂使人以袞冕來冊高

宗矣

周禮曰足上首下至是極矣張時泰曰胡銓之言驗矣○高宗以和好成加檜太師封魏國公又賜檜第及銀絹等親幸其第加檜妻兩國夫人其子婦及孫等皆除顯官周禮曰高宗知有秦檜繼而不知有宗社也豈不深可愧乎

金完顏亮復敗盟南侵焉

敗司軍士施全左檜趨朝挾刃

於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鞫之問曰你莫是心風否全曰我不是心風舉天下都要去殺虜人你獨不肯殺虜人我便要殺你矣遂磔於市○檜居相位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讎戮倫包藏禍心劫制君父其勢漸不可制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終也高宗進封其爵建康郡王而其夕檜死高宗乃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

高宗傳位太子昚是為

孝宗孝宗即位銳意恢復手書召張浚浚

力陳和議之非勸堅意以圖恢復時完顏

亮已為其下所殺金主雍立明年隆興元

年癸未又以十萬衆屯河南以書來求海

泗唐鄧等之地及歲幣欲凡事一依故約

不然會兵相見孝宗遂命浚伐金而諸將

不協師潰于符離時秦檜已死而湯思退

檜黨也因檜致身所為多效于檜檜死久

所劾黜至符離之敗孝宗亦議和乃復用

思退為相，金人復以書來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

中原人陷於蕃而後復歸中原

謂之，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思退急

于未和，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

邪愛我邪？直款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又

言許和則忘祖宗之讎，棄四州則失中原

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思退遂奏

以王之望克金國，通問使許割棄四州。張

浚上疏力辨其失，曰：秦檜之大罪未正於

朝，致使其黨復出為惡。臣聞立大事者以

人心為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

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

復為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

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

為陛下憂之。不聽。復詔侍從臺諫集議。和

金得失，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浚及虞允

文闡安中力爭，以為不可與和。胡銓特為

起居郎，又上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

和一聖播遷自何桌主和

金兵陷汴京欽宗使桌請成桌

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欽宗以上皇驚憂而疾親往金軍奉表請降桌喜和議成既歸作會飲酒談笑終日金再邀欽宗至營欽宗有難色桌以為無虞勸行問門舍人吳革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墮虜言桌不聽金遂執帝北去○及金立刑自革恥屈節異姓殺妻主焚所居舉義討邦自不克而死維楊失守

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

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

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

振尚能戰乎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

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祖大事豈同

戲劇孝宗意遂定時金方屯重兵為虛聲

脇和有刻日決戰之語浚復視師江淮金

人亟撤兵歸而思退諷其黨論浚浚八上

疏乞致仕孝宗卒罷浚而決棄地求和之

議矣

浚既去猶上疏言姦邪必誤國事或勸浚勿復以時事為言浚曰君臣之

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今雖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憤苟有所見安忍弗言上如欲復用浚當即日就道聞者聳然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弒初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雪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數日而卒宋子曰浚在京

城中親見二帝北狩誓不與虜俱存委質艱難之際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往往唱為和說夷狄制命率獸逼人莫知其為大變浚獨毅然必欲正人心雪讎恥顛沛百罹志踰金石雖困於讒慝之口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之人曉然復知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而得其秉彝之正則於是思退奏其功烈之盛亦豈可勝言哉

於是思退奏遣魏杞如金銓復議曰自靖康迄今四十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小

人之情狀具於此矣側聞虜人嫚書御名

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

小節不必計較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

禮見曲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楚子觀兵于周疆定

重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滿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

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宋

宗時富弼使至契丹契丹曰南朝遺我歲幣其辭當日獻弼不可契丹曰然則為納

字弼亦不可及復批辨契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使人與弼偕來議

獻納二字弼言仁宗曰一字臣今臣子欲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許也

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
 不必恥獻納不必爭臣恐再拜不已必至
 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
 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
 輿櫬銜璧輿櫬皆國亡君臣降敵之狀以璧為誓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
 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晉懷帝
聰聰宴羣臣使懷帝著青衣行酒遂遇害然後為快事至於此
 才為匹夫尚可得乎春秋左氏謂無勇者
 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遂

遣祀以成和焉自是以後累世權姦踵用

國體益削弱至理宗朝蒙古元舊名又強熾

來議伐金宋遂與之攻滅金而蒙古復南

侵不已周禮曰宋金世讎理宜報伐然借於虜以伐之此又無取焉張特

泰曰蒙古來議夾攻金者即晉人假道以愚虞人之謂也汴宋協金人以亡遼而汴

宋反為金人所得南宋終為蒙古所有宋方疆彌

蹙而卒獻國降之至景炎祥興以區區屬

幼猶得延數年國統於南溟者抑文天祥

張世傑諸人忠奮戰禦之力也○初癸未

年朱子應召至行宮奏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槩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又各有兩端焉蓋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而主其計者亦以爲屈已愛民蓄力觀變疑敵緩師未爲失計多事以來此三說六端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於冥冥之中談者各飾其私而聽者不勝其眩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故臣嘗謂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請復指其實而明之天高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出乎陰陽地之道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

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其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
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
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
非專出於一己之私也、國家之與北虜、乃
陵廟之深讎、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然則
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讎、非守無以
制勝、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
陛下旣有意於必爲矣、間者不知何人、輒
復唱爲邪議、以熒惑聖聽、至遣朝臣持書
以復虜帥、而爲講和之計、臣恨陛下於所
不當爲者、不能必止、而重失此舉也、夫子
爲政以正名爲先、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
不成而民無所措其手足、今乃欲舍復讎
之名、而以講好爲觀釁、緩師之計、蓋不惟
使上下離心、中外解體、緩急之間、無以應
敵、而吾之君臣上下所爲、夙興夜寐、以脩
自治之政者、亦將因循墮弛、而不復振矣、

且自宣和靖康以來請和之效亦可槩見而小人所以好爲是說者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其所以專爲講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耳而謀國者過而聽焉豈不誤哉願陛下姑置利害交至之說而以窮理爲先於仁義之道三綱之本少如意焉亟罷講和之議大明黜陟以示天下使知復讎雪恥之本意未嘗少衰以必復中原必滅胡虜爲期而後已雖其成敗利鈍不可逆睹而吾於君臣父子之間既已無憾則其賢於屈辱而苟存固已遠矣願陛下以此處心以此立志則仁義之道明於上而忠孝之俗成於下天地之和氣自當忻合無間而夷狄禽獸亦將不得久肆其毒則何事之不可成

何功之不可立哉。尋除武學博士。待次拜命。遂歸。乾道元年乙酉。趣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五月請祠以歸。六月。著戊午讜議序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爲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未爲之。必報其讎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苫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爲之說者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讎。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

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讎者蓋有在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至于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庭方士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

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

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

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

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天子稱長

樂宮此謂藉口攘却衆謀熒惑主聽然後

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

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

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

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

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人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比享成功無後患顧以亡讎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讎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

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爲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爲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墮之萬事所以未能

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
安疆之勢也。今南北再權，中外無事，迂愚
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讎者，固已無所復
發其口矣。竊伏田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
履所叙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
其禍殃自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
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爲叙次之意，并
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儻
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謀之萬一，而非區
區所敢望也。

自古國家敗亡，其失莫甚乎講和。而以
和致亡，未有若趙宋之乖者矣。實萬世
之殷鑒也。因略陳其本末，并採當時正
議尤爲的確者如右，而以戊午讜議序
於結之。

靖康之難，朱弁家碎，賊手南歸。時高宗卽
位，議遣使問兩宮安否，而見大夫無敢行
者，弁聞之慨然攘袂而起，撫髀太息卽曰

奮身自獻闕下乃克通問副使弁卽與
使者王倫直犯兵鋒以行虜就館雲中以
兵守之久久之金將議當遣一人受書而還
欲弁與倫探籌以決去留弁正色曰此市
道之所爲耳吾來固自分必死豈今日乃
覲幸於先歸者哉願使長丞受書歸報天
子使吾君得以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
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於是倫行有
日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
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旣還朝無所事此
願留見授使其不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
以死死不腐矣倫便解以授弁受而懷之
臥起未嘗不與俱也是特劉豫盜據京邑
虜迫弁仕豫且詠曰此南歸之漸也弁曰
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國賊吾常
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哉吾有死耳
不願歸之虜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反從
中固拒驛門忍饑待盡誓不爲屈虜亦感

動致禮如故。後復迫換虜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則從，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換其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告，訣於後。使者洪皓曰：殺行人亦非細事，吾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於天，其可逃哉？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一日具酒食召雲中，彼虜士夫常所與往來者，飲半酣，語之曰：吾已得近郊某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

瘞我，其處且識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淚緣睫，小能仰視，弁獨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分，諸君何悲也。虜知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矣。其後倫復使金歸，以弁奉送徽宗皇帝，大行文獻。

高宗

其詞有曰：臣等猥以凡庸，誤蒙選擢，

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隣，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徒存，歎馬角之未生，竟消雪窖，攀龍鬣而莫逮，淚灑冰天。○按程敏政新安文獻志載此爲全文。

約和已定，弁

乃歸。既至，見高宗曰：臣聞人之難得者，時

也事之不可失者幾也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鑒未兆且述北方所見聞忠臣義士死節事狀以進請加褒錄以勸來者而秦檜方以講和爲功惡弁言虜情悟上意尼其進用遂卒于微官

朱子曰國

家承平百

年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爲不厚政官以來公卿大臣荷國寵榮殊異優渥又有非前日比者一日狂圖誤國招禍使君父蒙塵越在沙漠苦寒無入之地而時遣臣責國降虜之餘接迹於朝覲然相視乃無一人肯奔問官守者弁以草野諸生顧獨奮然出捐軀命以賞不測之虜而守死不屈至于十有六年之久卒不汗虜僞官爵竟得復持漢節歸其忠義大節雖竹帛所書丹青所畫無以過之還朝所建少欲朝廷遂以目前所就爲安而必期有以致中興於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又與一時貪天之功以爲己力而遂宴安江沱以至於忘讎而辱國者蓋萬萬不俾矣不幸厄於權臣使不獲申其志以死豈非天哉

弁使之明年復遣洪皓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幾一年及至雲中虜迫皓使往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死不卽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

鑊無悔虜怒將殺之旁土曰此真忠臣也
爲皓跪請遂流遍冷山流遍猶編竄也會
徽宗卒于金皓聞之化向泣血操文以祭

奉曰此文
史氏不錄

其詞激烈聞者爲揮淚雲中

至冷山行六十日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
已雪穴居百餘家金陳王谷神聚落也或
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麓布嘗大雪新盡
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谷神
持以問皓皓力折之谷神銳意南侵曰孰

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
皓復辨之谷神怒曰汝口硬如此謂不能
殺汝邪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
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爲辭可也谷
神義之而止皓屢因謀者密奏敵情書機
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高宗且乃言
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未章太后書遣
人持歸高宗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
三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

族名家子流落于金者皓盡力拯救之留
金十五年而還高宗曰卿忠貫日月志不
忘君雖蘇武不能過皓退見秦檜論檜所
爲示無中原意忤檜遂出知外州卒皓久
在北
爲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爲何官
居何地不幸爲檜所忌不死於敵國而死
于護慝聞
者悼之

皓既行尋又使張邵邵即日就道至濰州
金撻懶命之拜邵曰皆南北朝從臣無拜
禮且以書抵之言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天
未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
已曲有在矣撻懶怒送之密州囚于柞山
砦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
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勵豫怒械置于獄
知邵不屈復送千金拘之燕山僧寺又徙
之會寧府距燕二千里邵在金亦凡十五
年而與弁皓同歸矣

右三人使金雖有先後而其還也同時
而又皆以全節復命可謂使臣標儀盛

事矣

寧宗開禧二年以宗室太祖十世孫均爲

沂王嗣

沂王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

賜名貴和嘉定十

四年寧宗以無子國本未立遂立貴和爲

皇子更名竑時丞相史彌遠陰招太祖子

燕懿王德昭之後與竑擬爲皇子至是以

貴和已立乃賜與竑名貴誠立爲沂王後

年十七矣時彌遠用事久宰執侍從臺諫

藩閹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

不能平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岨曰吾他日

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爲新恩

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

二州並流竄之地

彌遠

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起居舍人

真德秀時兼竑宮教諫竑曰皇太子若能

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

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與國子學錄

鄭清之登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

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

之事成彌遠坐卽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許之於是策立貴誠之意益堅乃日媒孽竝失言于寧宗覲廢竝立貴誠而寧宗不悟十七年八月丙戌寧宗不豫彌遠乃遣清之告貴誠以將立之意壬辰寧宗疾篤彌遠遂矯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閏月丁酉寧宗崩彌遠乃遣人以廢立事白皇后后不可曰皇子竝先帝所立豈敢擅變人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遂懼之使從卽於禁中宣昀召之引至樞前令卽位是爲理宗廢皇子竝封濟王出居湖州焉初德秀之爲起居舍人兼宮講也言事不避權貴知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人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爲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理宗召還之九月自知潭州入直學士院明年寶慶元年春正月湖州潘壬以彌遠廢立不

慶元年春正月湖州潘壬以彌遠廢立不

平起兵謀立濟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尋
自討壬平之彌遠尚忌竑又矯詔逼殺竑
追降爲縣公德秀入對曰三綱五常扶持
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
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
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寶不
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
非淺湖州之變非濟邸本志前有避匿之
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未灼然可考雖

濟主未有子興滅繼絕在陛下耳理宗曰
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
盡善臣未敢以爲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
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王爲
師理宗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
咎願陛下進德修學以掩前失

周禮曰親莫親於兄
弟理宗不能效叔齊之遜國而乃效唐太
之殺兄偏信權奸殊無可否則於天倫之
愛詎不爲之大虧哉雖欲曲爲辨說陽爲
掩之然且不可得矣張時恭曰雖彌遠專
橫之惡然理宗豈可逃其責哉觀其答德
秀之言則知其與彌遠謀者瞭然矣況潘

壬之事濟王親帥州兵討平之則亦也豈此無罪而已哉理宗正始之日而大本已失如此又唐太宗之不如若也

大理評事廬陵胡夢昱上

書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

晉獻公用驪姬

護殺太子申生漢戾太子

漢武帝惑江兒以巫蠱事誣太子據太子迫急

遂作亂而死及秦王廷美之事

宋太祖之弟曰光義

次曰光美子曰德昭初太后杜氏將殂謂太祖曰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幸也光美即廷美也太祖泣曰敢不知教太祖崩光義即位是為太宗欲敗遺命傳之其子以故德昭為所忌曰殺廷美時為秦王亦不自安太宗舊僚等誣告廷美將有陰謀太宗乃貶廷美廷美憂悸成疾

為證言甚切直彌遠諷御史劾之除名

竄于象州而卒

羅大經曰夢昱上書言濟郎事竄象郡建人翁定送

行詩云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獨託那衝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思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益清明危言在國為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那衝胡銓字亦廬陵人也夢昱兄子建弟國賓皆懷奇負氣兄弟友愛最隆不蓄私財存無盡費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家歸賣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從其兄於貶所國賓先歿

建州李燔寧宗朝通判澧州德

秀時為帥一府之事咸諮燔不數月辭歸

當彌遠當國廢皇子竝燔以三綱所關自

是不復出矣。德秀及魏了翁薦之，江西帥魏大有辟克參議官，皆辭。遂奉祠以終身。馬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云。時論濟邸事者衆，彌遠患之，遂貶罷德秀等矣。余竊疑德秀之事貴誠，有害於大義矣。夫彌遠之逆，貴誠之篡，其罪斷乎不容乎天地間也。使寧宗有知于地下，則當日北面臣貴誠者，其何詞辭忘主事，雖之責耶？況德秀於濟王，嘗爲其教，官則舊恩分義，亦非他人比也。且當是時，朝廷威柄咸在，彌遠而中外諸臣生殺進退無不出其手者矣。而德秀乃自潭州被召，駢肩事于貴誠，既又爲彌遠所忌，劾罷而後去，則與前日慨然請外之意相違，而似於立己見

幾兩失之矣。夫德秀學程未者也。王珪魏徵事世民，程朱正其罪者，明嚴如彼。德秀平日所講，乎君臣之義，豈置之第二義耶？今其對貴誠，則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進脩，以掩前失。吁，當日之事爲何等，悖變何等，罪惡而譏以已往之咎，尚欲掩前失乎？以此視濟王，宜乎其應召立朝，不以自非也。雖其他告貴誠之言，及復辨理不爲不勉其所忌而去也，則亦以言濟寃之故，然要之大本已差。此特爲無齒決之問耳。德秀學術經濟，純正粹嚴於道學私淑之士，可謂傑出者矣。今就其出處考之，則可疑。可恨有如此者，而至於潘子燦之徒，則吾以爲其所處各雖不同，而實可謂無缺于義，無慊于志，而無愧乎天地間者哉。夫立嗣繼世，根本大體所關，爲人臣者不於此竭力焉，則其餘不足觀。尤不可不以死生去就而決也。是以亦竊附此，以俟君子。

